独乐乐不如众乐乐

文昌学社 想做最好玩的社团

■记者　黄崇森

乐清市区的文昌路因对着文昌阁而命名，而文昌阁，老辈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传统建筑，为保一方文风昌盛而建，很多老县城都有这类建筑物，不过保留下来的很少，乐清市区的文昌阁也是后来新建的。在喧闹的市区，乐清的文昌路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（在云浦路边上），现在几位乐清的“资深文青”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昌学社。他们喊出的口号是：想知道乐清人流行什么最有趣的玩法，就去文昌学社里过过社团生活吧！

一个分享的平台

文昌学社所在的房子是原来新华书店的仓库，前面有个挺大的院子，走进去一看，就知道这里有人精心收拾过，有点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子在，摆放着一些老物件，一张木质的桌子边上，养护着十来盆生长良好的兰花，真可谓车水马龙之一角，独自开辟了幽静的处所。

3月4日下午，阳光正好，据一位女工作人员介绍，这里原来是文昌壹号茶社，已开了两年了。因为平时这里经常有“资深文青”聚会，大家聊着聊着，便产生了成立一个“文昌学社”的想法。于是与“树头传媒”联合，希望打造一个让乐清年轻人和文艺爱好者喜欢的地方。

文昌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叶朝晖说，文昌学社成立于2016年2月27日，从去年10月开始筹备，开了几场公开课和展览，就迅速吸引了一大群粉丝。无论从年龄和主题来说，文昌学社都是一个很新奇的团体。

文昌学社的社长周洋戴着一副眼镜，张扬的小胡子显得野性十足，从外表看绝对不会暴露他的“细腻”，在社友们调侃他五大三粗的时候，他却开始摆弄兰花。据说，早些年乐清的首届兰花展就是他参与策划的，而他也养了很多品种的兰花。

周洋说，从字面上看，文昌就是文化昌荣的意思，但周洋却从英文名称上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解释：文昌学社，Win-Share，一是Win(胜利，赢得)，二是Share（分享），蕴含文昌学社更多的是一个分享型的平台。

把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中

文昌学社是一个新事物，很多人都会问叶朝晖，学社是干嘛的？为此，叶朝晖说，“我可以简单定义成它是由文昌壹号和树头传媒共同发起的，一个学习型的社交平台。学社，顾名思义，学习是最重要的，这里有乐清优质的课程，有优秀的文艺团队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也是它不同于其它学习机构，这里集结了一群最好玩的人。就想着能不能做一个社团，让大家在一起玩起来。这是我们成立文昌学社的初衷。”

从去年10月到现在，文昌学社已开了几场公益的公开课和展览，如叶朝晖的摄影公开课、洛彬的绘画公开课，还有就是2月27日刚刚举办的四人艺术联展暨启幕音乐会。目前，叶朝晖的摄影、洛彬的绘画、朱旭灿的陶艺这三个课程开始接受报名。余翊姿老师的手作课程会以免费公开课的形式推出。

“后续当然会有更多的课程，如：皮具、折纸、编织、木工等等，我们都会开公开课，让大家参与进来。”叶朝晖说。

随着近几年乐清文化产业的兴起，市区和周边强镇已陆续出现了一些文艺社团，那与其他的社团相比，文昌学社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？叶朝晖说：“我们一直强调玩中学，学中玩，所以文昌学社它的课程设置更多是体验型的，比如摄影，绘画，陶艺，手作，这些都需要互动与交流来完成，在这其中学员们之间，学员老师之间无形会建立更多情感的连接。我们希望通过文昌学社的形式，将这部分拥有共同趣味的人，在线上线下有更多的联系度，这也是这次“我们在一起”活动的初衷。我们希望有不同的思维在这里碰撞，不同艺术形式的表达，将情感与艺术感知更多的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”

叶朝晖谈“我们为什么摄影”

叶朝晖　摄

我为什么摄影？这个问题很好回答，也很难回答。我曾经是非常狂热的摄影迷，为了追寻所谓美的光影，没日没夜，风餐露宿。但是经历了多次的人山人海的摄影军团和千篇一律的“中国式摄影”以后，我迷茫了，我问自己究竟什么是摄影 我为什么摄影。

1839年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宣布了摄影术的正式诞生。在遥远的往昔，人们带着敬畏的心情去看待摄影术：“这些影像不是物体的短暂的反映，而是固定的且经久的印记。它们就像一幅画或版画那样，可以从那些物体前取走。”摄影是‘摄魂术’，是‘记忆之镜’。

那么中国百年历史的影像记忆呢？

在摄影术发明仅仅过了四年，一位法国的海关官员于勒·埃迪尔，带着当时最时尚的达盖尔摄影器材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广东和澳门地区，拍摄了最早的中国影像。这些最古老的照片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最早的影像，就像一个家庭希望看到自己的老祖先照片一样。

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、太平天国，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，英国人约翰·汤姆逊带着相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。他不仅仅是一名旅行摄影师，更是一个带着自己的思考行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观察者，他对中国社会的解析涉及方方面面。他用照相机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。这些拍摄于1870年左右的照片，透过西方人探寻的目光，我们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。

“如果你拍得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。”罗伯特·卡帕，1938年这位“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”来到了中国，当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，卡帕拍下了一个中国士兵肖像坚强不屈的脸，成为当年《生活》杂志的封面人物，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，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。

1949年，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京沪之旅，就如他的名言“决定性瞬间”所揭示的真理一样，在四十天的时间里，他用他的相机见证了国共两党的决定性胜败。

1976年，美籍华人刘香成与布列松一样，没有辜负历史的幸运。《毛以后的中国1976-1983》，这批记录“第二次解放”及启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年份的照片，为中国的历史关头留下了确凿而丰富的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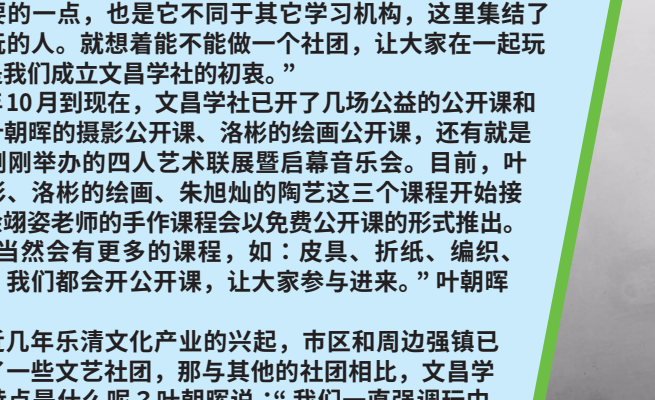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穿越时间，时间与记忆在照片中会合。陈丹青感慨：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，其作者，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？

中国有2亿人有照相机，3000万人是高级相机。

拍的不好，是因为你离自己不够近；拍的不好，是因为你离生活不够近。

叶朝晖　摄

文昌学社的“将”



余翊姿　作

余翊姿：

乐清市区人，2008年大学毕业从事室内设计助理，2010年接触墙绘，2012年底应聘创想天地艺术基地的儿童手工教师，在教学中发现手作的乐趣，开始接触不同的手作形式，包括泥塑，羊毛毡，不织布，橡皮章以及手工编织。2013年成立壹支鱼工作室，从此走上了手作和墙绘的道路。

朱旭灿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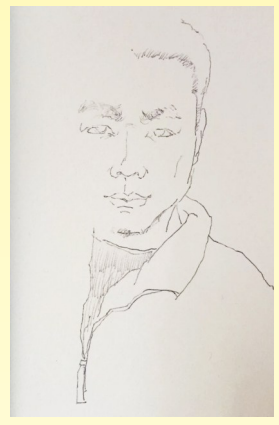
毕业于浙江教育学院艺术系美术教育，一直从事学校美术教育，2012年正式接触陶艺，2015年成立“三味陶舍”工作室至今。

朱旭灿　作

洛彬　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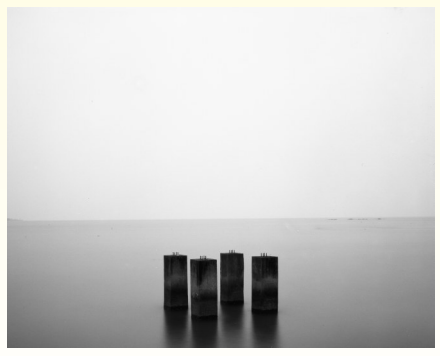
洛彬：

乐清雁荡人，毕业后在学校做过两年的美术老师，在2011年的暑假里接触到墙绘后，从事专职墙绘工作到现在。在2014年开设禾田画舍，开始绘画乐清本土的自然笔记，同时期开始教授成人水彩课堂。



叶朝晖：

主任记者，资深摄影人，阮义忠摄影工作坊第一期学员，北师大珠海分校“摄影与摄像”特聘教师。作品曾获2011年度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区二等奖，腾讯网、《生活》月刊、《法治》周刊曾刊登图片专题故事，作品曾在广州、厦门、杭州多地展出，2015年举办《脸是一本书》个人摄影展，2016年井树文创园举办《丝路众生》个人摄影展。



叶朝晖　摄